



最新休闲故事集萃 ZUIXINXIUXIANGUSHIJI CUI

经典

故事会

GUSHIHUI



斗智故事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最新休闲故事集粹



斗智故事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斗智故事/宋治芬编.—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3.12

(精典故事会)

ISBN 7—228—08428—4

I.斗… II.宋… III.儿童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399 号

斗智故事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武汉市金建印刷厂印刷

36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32 印张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228—08428—4

全套定价:40.00 元(全八册)

前言

《经典故事会》是一套面向大众，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，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，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读本。以叙述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故事为主，同时兼收并蓄各类流传的民间故事和精粹的外国故事。

《经典故事会》坚持在故事文学的基础上，成功塑造人物形象，提高艺术之美感，力求口头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，从而使每一篇故事能讲得出，读得迷和传得开。本套内容包括《法制故事》、《爱情故事》、《传奇故事》、《斗智故事》、《讽刺故事》、《滑稽故事》、《幽默故事》、《科幻故事》，谈古说今，写尽了各种有趣的传说和故事，内容通俗幽默，贴近现实生活，生动有趣，雅俗共赏，引人入胜。

编者

目 录

公堂巧断	1
白字斩冯弧	3
巧计退假货	5
阿 N	9
戏 奸	11
殊 途	14
还魂棒或万里马	17
还愿酬神	21
六爹巧治不孝子	22
众人睡扁担	23
余则达断案	24
巧手石匠	27
封口泥计酒债	28
妙手切线脉	31
二柏一石一口井	33
忌辰看猴戏	36
戏中棋	38
弥缝解气	41

目 录

朝廷命官剃头匠	43
上当的滋味	48
冒牌娘舅救甥女	50
裕和分号	55
小渝粮行	58
智破陈案	62
摄影师除害	66
新官上任	69
中国来了个老神仙	73
店名的由来	76
纯金酒具	79
小偷捉官偷	85
快嘴媳妇	90
聪明的王后	91
有庙没有佛	92
辨 妻	93
二泉名茶名震天下	94
请赏我 100 棍	96
撕借据	97
智捉熊妈妈	98
一棵香蕉树苗	99
猜驴眼	100
跑后的是贼	101

目 录

寻驴找鞍	102
赦活不赦死	103
背锅案	104
偷茄案	105
移花接木	106
兄弟俩分盐田	107
测谎钳	108
犯了盗窃罪	109
祝你高升	110
小哈里发破案	111
活 宝	112
老登斗焦爷	113
挨打还叫好	114
贱三爷送酒	115
财主吃哑巴亏	116
糊涂县官	117
倒桶子虫	118
咬耳撒牙	119
中秋月亮弯	120



公堂巧断

清朝年间的一天晌午，湖口县衙门口，拉拉扯扯来了两个青年男子，双双击鼓鸣冤。知县刘如松得到差役的禀报，立即升堂审理。

两个鸣冤人原来是邻居，一个叫赵和，另一个叫王成。这两人平时关系比较好，经常有经济来往，三个月前。赵和把一块好地典与王成。得典金九百贯，双方讲定。三个月后原价赎回。

转眼三个月过去了，赵和如期赎地。九百贯钱相当重，赵和一次根本拿不动，他先后送了两次共八百贯钱到王家，第三次又把剩下的一百贯钱送了过去。由于两人本来关系很好，所以前两次送钱都没有立下什么收据，可是。当赵和第三次送最后的一百贯钱去时，王成不认帐了。



为了这件事，两人到县衙去打官司。刘如松听了双方的叙述，沉吟片刻，然后一拍惊堂木说：“你们简直是胡闹，双方都没有凭据，叫本县怎么断案？还不快给我退下堂去。”

两人被轰下了公堂，王成心里自然挺高兴。

过了几天，不见官府声响，王成心里暗暗好笑：刘如松呀刘如松，就算你是包公再世，也别想审清这桩案子了。正在得意之时，却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差人，不容分说将王成押起就走。

到了公堂上，刘如松又将惊堂木一拍：“王成，你可知罪？”

王成一时吃不准自己为什么又被解到堂上，试探地问道：“大人，小民何罪之有？”

“哼！”刘如松厉声喝道，“还装糊涂。本县刚查获一桩盗窃案，据盗犯招认，他的赃物有一部分就藏在你家。”

王成吓得浑身出汗：“大人明鉴！小民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。”

刘如松说：“那好，你把你的财产写一份清单，并注明来源和证明人。如果所有的财产都有着落，本县绝不冤枉你。”说着，便叫差人递给他笔墨纸砚。

王成立刻一五一十写了起来，其中有一项就是“赵和归还铜钱八百贯”。刘如松看后说：“暂时先将你押入监中，待查实之后再作处理。”

王成被押了下去。心想：别的都好办，就是赵和那八百贯，如果他不承认的话就麻烦了。果然数天之后，又传他过堂，刘如松说赵和不承认有这么回事。

王成急忙辩道：“那赵和确实给了我八百贯钱。上回也是小民一时糊涂，做了昧良心的事，硬赖说没收过他那八百



贯。如今那赵和见这案情牵涉了我，便不承认这事，妄图陷小民于死地。”

刘如松笑了：“你的话有道理。这样吧，我让你们两人当堂对质。”

刘如松立刻差人去把赵和叫了来。公堂上，王成向赵和赔了许多好话，刘知县当场令王成将地契还给赵和。

刘如松公堂巧断，使老实人免受诈，使奸诈人难行诈，真是大快人心。

白字斩冯弧

隋朝泉县有个大恶霸名叫冯弧，倚仗他姐夫是朝内吏部侍郎，无恶不作，残害百姓。有一次，冯弧斗殴，将李五当场打死。冯弧眼皮眨也没眨，扬长而去。

李五的父亲为此状告冯弧，知县魏复为官清正，他虽知道这是个棘手的案子，但仍决定严惩冯弧，为民除害。冯弧一看李家告到了官府，就连忙派了个心腹家丁，连夜进城把情况也报告了他姐夫。

魏复让书吏写了判处冯弧死刑的案卷，呈报到了京城吏部侍郎闻之，便将此案接了过来，在案卷上批道：“冯李一案不实，决非单怨冯弧，请魏县主另议。”又将案卷退回，同时暗暗给魏复写了一封信，说明冯弧是他的小舅子，让他从轻处理，日后保举魏复，加官进爵。

魏复看了信和报案批示后非常气愤，自语道：“为民除



害，理所当然，执法不明怎正国风！”魏复随即又把案卷呈报上去。几日后，仍原封退回。魏复感到此事难办了。

晚上，他怎么也睡不着，决定第三次再报，写到半截，他又犹豫了，这要是再退回来咋办？正在这时，小侍卫拿着请柬走了进来。

“老爷，您的贴子。”魏复心里正不是个滋味，头也没抬，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念来听之。”

小侍卫说：“是华县县主派人送来的，”念吧，念吧。”

小侍卫认认真真地拿着请柬从头念起：“请东……”

“请东？什么请东？”

“就是这帖皮上写的两个大字嘛。”小侍卫把帖子拿给魏复看。原来他把“柬”字读成“东”字了。

魏复怔了半天，突然恍然大悟似地说：“有了，有了。”说着对小侍卫说，“把贴子放下，你去吧，没你的事了。”小侍卫莫名其妙地退了出来。

魏复想：何不写它个白字？想到这里，自己不觉好笑起来。

于是，第三次呈报案卷连夜派信使又送到了京城。

吏部侍郎见报来的案件上写有“杀人犯马瓜，无辜将人杀死，欲予斩首示众，特报审批”的字样，没有细看案卷中的内容就提笔批了个“同意处斩”四个字。

批文回来后，魏复就在“马”旁边添了两点，“瓜”字旁边加个“弓”字，随即令衙役拿着批文，将冯弧捉拿归案，就地处决了。



巧计退假货

1927年春天的一个上午，苏州阊门街的“惠汝”当铺迎来了第一个客人。这人年纪四十开外，身穿一件旧长袍，双手紧抱着一只精致美观的古瓷瓶。他将古瓷瓶轻轻地放在齐颈高的柜台上，抬起疲惫的双眼对柜台里的一位老者尴尬地一笑，慢吞吞地说：“老板，当这只古瓶。”

老板是一位古玩鉴定行家，姓孙，安徽人，今年已六十岁，他从这家典当行的伙计熬到如今的老板，已经整整地“奋斗”了四十五年！所以眼力极高，不论古玩字画，珠宝玉器，苏绣杭绸，皮棉衣物，他几乎一眼就能辨别出真假好坏，任何前来当物的人都别想从他手里捞到半点便宜。他见来人将古瓷瓶往他面前一放，心里就猛地狂跳了一下，从心底



里惊叫了一声：“宝物！真正的一只宋代汝窑古瓶啊！”凭他所掌握的市场行情，尽管眼下兵荒马乱，古玩价格下跌，但是这只宋代汝窑珍品说什么也值一万多元。他心里暗暗庆幸：“今天老夫总算啃到一只大鱼头了！”

然而，他故意板着面孔，懒洋洋地将古瓶抓过来左看右看，稀疏的两撇倒八字眉毛也皱了好几次，半天连一句话也不讲，瞧他那副模样好像是来人故意让他为难，竟把这种不值钱的东西拿来典当。来人见他左瞧右看一言不发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，连忙讨好地小声说：“老板，这只古瓶实在是宋代汝窑珍品，小可的先人几代珍藏，穷死逼死都没有动过变卖的念头。”

不想我这败家子……若不是老母得了急症无钱医治，我怎会……唉！”说着说着竟掉下几滴泪来，那副可怜的样子实在令人同情。

“唔，”孙老板放下古瓶，终于发话了，“这是宋代汝窑古瓶看来不假，只是成色不佳，显然是当时出窑的次品。你先生要当多少钱？”“一万元现洋。”“一万？哈哈……”孙老板仰天大笑，并在笑声中伸手把古瓶往柜台外边推了推，然后收敛笑容，严肃地说：“苏州城当铺很多，你先生请到别处碰碰运气吧！”说着就转身向后房走去，看来他是不想做这笔生意了。

“哎，老板，你就……你就说个数目吧！”好一会儿，来人可怜兮兮地嚷道。

孙老板停止走动，转过身来举起右手的一个指头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当价三千，不还二价。半年当期，月息二分。期满如无本息前来赎货，便成死当，古瓶由本当铺变卖，与



当主无涉。成不成交，先生斟酌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，我当了。”来人颤颤地吐出了这句话来。

孙老板于是开当票，付当金，不过几分钟，这笔交易便做成了，来人拿着钞票叹口气出了店门。孙老板望着古瓶晃了晃身子，心想当主十有八九到期无钱赎货，此物一旦拍卖，净赚一万元是不成问题的。

三日之后，苏州收藏家王春甫闲着无事，来到“惠汝”当铺找孙老板喝茶聊天。孙老板一时高兴，让伙计把那只古瓶取出让王春甫欣赏。谁知王春甫火眼金睛，略一细看就断言这只古瓶不是宋代汝窑出产，而是一只仿制的假古董！孙老板一听几乎昏倒，连呼上当，他知道王春甫是国内有名的古玩鉴赏专家，和自己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他说是假货那就绝非真货了，当铺一下子蚀掉三千元，这笔损失太大了！他真想当即将这只假古董摔个稀巴烂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还是把它留着吧，即使无法挽回这笔巨大损失，看着它起码也可以当个教训。

大约又过了一个礼拜，孙老板忽然在观前街松鹤楼大宴宾客，赴宴者都是苏州城内的达官显贵、古玩鉴赏专家和各典当的经理。酒过三巡，孙老板命徒弟捧上来一只雕花瓷瓶，笑呵呵地对大家说：“各位贵宾，各位同行，兄弟之所以邀约大家屈驾前来，是因为兄弟有一喜事要向各位宣布：十日前，小店收当了一件宋代汝窑瓷瓶，当价只付三千，实际上大概要值万元以上，前来典当的那位仁兄恐怕很难有钱如期赎当。也就是说，小店这回是跌跟头拾了一只金元宝。喜事由兄弟独占，恐惹同仁笑我小气，故而请来诸位，与兄弟一同鉴赏。”大家听了，挤上前来，争相观看这件稀世



珍宝。不想细看之后，个个都说是假货。孙老板听了犹如五雷轰顶，顿足捶胸，连呼倒霉，气怒之中陡地一把抓起瓷瓶往地上一摔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瓷瓶早已成了碎片。赴宴者惊愕之后，也只好摇头叹息，对孙老板的千虑一失深表同情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又过了月余。一日午后，一位穿着旧长衫的中年汉子踏进了“惠汝”当铺，此人就是当初典当宋代汝窑古瓶的那位“孝子”。他来到柜台之前，不慌不忙地掏出当票，向孙老板点头一笑，说了声：“老板，小可前来赎当。”孙老板一见来人，心中暗喜，但他喜不显形，怒不露色，只是拿起当票来看了看，对来说：“先生要赎当吗？”“是的，赎当。”“当金三千和利息都带来了吗？”“当然。钱已带在身边，小可这是凭票取货。”说着就把钞票掏出来放在了柜台之上。孙老板将身子扑在柜台上，两眼从老光镜背后盯着来人看了足有三分钟，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吐出了三个字：“好得很”，回头对着徒弟说：“去，把这位先生的东西取来。”徒弟答一声“好”，很快就从后边的仓房里捧来一只古瓶。孙老板将古瓶往来人面前推了推，说：“此物可是先生的吧？”“这个……”来人一见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心想街上的传闻莫非是假的？自己的那只仿制假古董不是被姓孙的当众摔碎了么？怎么仍是好好的呢？孙老板早已揣度出了来人的心理，他笑着对来说：“先生，如今是钱货两讫，老夫原物奉还，可以说是完璧归赵吧？啊？哈哈……”他在笑声中点清了钱款，端起面前的紫砂茶壶，“呼噜”一声喝了一大口香茶，再也不理来人了。

有人要问：孙老板那天已在松鹤楼将古瓶摔碎，今天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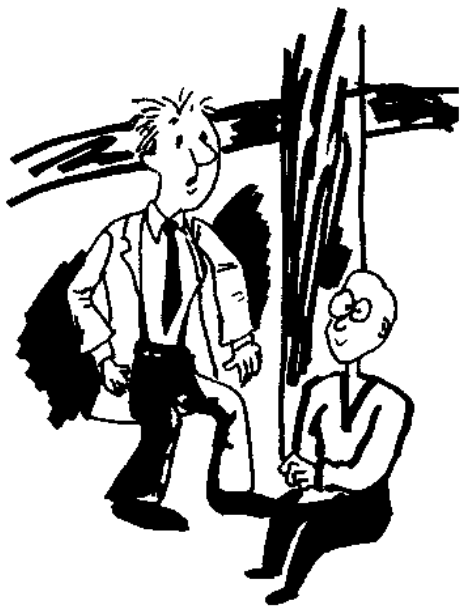


么又变出一只来了？原来，孙老板摔碎的是另一只假货，他想借此造成舆论，引诱假古瓶的典当人自投罗网。而那个当假货的骗子听说松鹤楼一事，果然跑到“惠汝”当铺赎当，想再讹诈当铺一笔钱。结果讹诈不成，反受了孙老板的捉弄。

阿 N

“你才三十五，头发都白了。”多年来一直盯着田间灶台的妻子偶尔抬眼看看阿 N 的后脑勺，便有

些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从没操心过化肥、种子还有耕牛，成天胡思乱想啥？”



女人终归是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。躺在祖上传下来的竹摇椅上，阿 N 白了她一眼。他四肢懒散得跟死去一样，脑子却在飞速地转个不停。本来在城里洗车场干活的阿 N 在与同类聊天时惊悉将有一条高速公



路穿村而过，精明的他兀地递给传播者一支烟，装着不经意间问：“老兄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这烟带过滤嘴，对方欣然笑纳的同时凝重起语气：“两天前我表哥的亲家正好给一个局长装修房屋，局长亲口讲的。”在工棚里辗转反侧抽完那包烟后，他毅然决定辞工回乡了。指望丈夫带钱归家为儿子交学费的妻子骂了他几十句“神经病”“二百五”，大事在胸的阿N无暇回嘴，马不停蹄在村里村外游了个遍。“阿N，你在找宝哇？”有赶着牛去犁地的乡亲冲他喊了一嗓子。是的，谁像你这个大傻瓜。阿N在心里嘲笑别人。可直至腰酸腿疼，他都还不能确定那条高速公路是否就会越过老祖母的坟。

快快的阿N死盯着自家斑驳的天花板，渐渐的那儿晃荡起一条气派的路，揉揉眼睛再瞧，还都是无边无际的钞票组成的。“喂，去买两瓶好酒，我要请乡干部吃饭！”他终于一拍大腿冲妻子叫，开始在屋里走马灯似的转圈。忧心的女人上前摸摸他的额头：“你没发烧呀。”阿N推开她的手，悲天悯人地：“做你能作的事去吧，别耽误我。”他觉得有数不清的大事等着自己策划与办理，邪门的是孩子他妈竟然会把“二百五”冠在他阿N头上，绝对一条糊涂虫。他又来回踱开步，这是在学电视上某个镜头。由生硬到自如，阿N悠悠然自感也在演部什么连续剧。

乡干部们结伴而至时阿N正在儿子的作业本上涂抹什么。“阿N，给孩子检查作业？”副乡长和和气气并往他那里探探头。阿N手忙脚乱合上本子，红了红脸：“唔，请坐，请坐。”“听你媳妇儿说，你从城里带回好些信息，我们都想长长见识。”乡秘书诚心诚意拍拍他的肩。这是阿N授意女人这么说的，突然间他野鹿般奔放的情绪有所消停，偷窥一下